

上博藝術展 千里春風憶江南(上)

博物館藏 聚焦 文人風物



都說江南好，你可知其妙？上海博物館「春風千里——江南文化藝術展」上的197件組文物，把江南之妙娓娓道來。展覽以清代王翬《康熙南巡圖粉本》開篇，繼而引出各個板塊，以此來講述崇勇尚智又文秀典雅的江南、安禮樂儀又曠達灑脫的江南，治平濟世與明德修身的江南，陽春白雪與市井浮生的江南，抱誠守真與海納百川的江南。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明文徵明《江南春詞意圖卷》(上海博物館供圖)



東晉 王羲之 行草書 秋月帖頁(宋拓本) (上海博物館供圖)

上海博物館此前曾舉辦過諸如廬山畫派、婁東畫派、董其昌書畫藝術、青龍鎮遺址考古、顧繡、竹刻等數十場與江南相關的特展。今次展品陣容更為強大，除卻上博館藏，還借展了安徽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館等15家文博單位的重要文物，涵蓋骨角器、玉石器、青銅器、陶器、書畫、古籍、漆器、傢具、印章、竹木器、玻璃器等諸多門類。

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表示，江南因風景優美、物產豐饒、人文薈萃令整個民族魂牽夢縈，又因其「詩性」、「自由」與責任等特質，在地域文化中獨樹一幟。本展覽在呈現江南藝術、講述江南歷史的基礎上，從文物出發，提煉出江南文化深層的五種特徵——崇勇尚智又文秀典雅、安禮樂儀又曠達灑脫，治平濟世與明德修身，陽春白雪與市井浮生，抱誠守真與海納百川。

器物折射工藝造詣

展覽首個板塊名為「懸古垂今——我欲因之夢吳越」，意在溯本尋源，突出江南社會民風由尚勇至崇文的轉變。以河姆渡文化骨耜、良渚文化玉項飾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吳王夫差鑿、越王者旨於賜劍等，簡要回顧江南史前及吳越爭霸的歷史；以宋拓《淳化閣帖》中的王羲之《秋月帖》、唐代虞世南《大運帖頁》、南宋范成大《春晚帖頁》，以及元代王冕《墨梅圖軸》、明代徐渭《竹石牡丹圖軸》為例，簡述東晉「衣冠南渡」後江南蔚為大觀的藝術成就；以南三閣、絳雲樓、棟亭以及「清學開山之祖」顧炎武、「一代儒宗」錢大昕等眾家的藏書、著書，明示明清江南的典籍豐富、學術精博和文化魅力。

以「安禮達生——何妨吟嘯且徐行」命名的板塊，由「五禮」入手，以良渚文化鳥紋玉璧、無錫鴻山越國貴族墓地出土原始瓷仿青銅器、三國·吳朱然墓出土宮闈宴樂圖漆案、西晉青釉堆塑樓閣飛鳥人物紋罐、南宋「三金」等，表現江南「倉廩實而知禮節」。又以南朝竹林七



南宋 景德鎮窯青白釉觀音像



皮影、說唱本等構成了江南日常裏的閒情偶寄



唐 鸚鵡銜枝綵帶紋銅鏡 (上海博物館供圖)



南朝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拓片 (上海博物館供圖)

賢與榮啟期磚畫拓片、南宋景德鎮窯觀音像、元代張雨《和鄭元祐遊仙詞頁》、明代陳洪綬《雅集圖卷》、丁雲鵬《洗象圖軸》等，講述江南規範之外的寄託與通達、「自由」與「詩性」。其中，借展品之三國·吳朱然墓出土宮闈宴樂圖漆案被視為目前僅存的三國(裝飾)繪畫實物資料，向來以複製品示人，此次展出原物，極為難得。

再現古人雅意生活

江南文化的載體說到到底是燦若星河的江南人，緊隨其後的板塊「鑄業銘志——文采風流今尚存」，以五代十國·吳越錢鏐銀簡、明代唐順之《草書杜詩卷》，以及明代蔡世新《王陽明肖像圖軸》、明代倪元璐《行書五律詩軸》、清代惲壽平《花卉圖》、清代龔賢《江村圖卷》等文物展現江南人物，講述江南「詩性」之外的責任、思想與氣節。

江南文人書齋風雅，展覽據此另闢第四板塊「雅意閒趣——南國古來風物好」，用八件文物造景，繼以南宋魏了翁行書文向帖卷、南宋·元代哥窯五足洗、明宣德剔紅雙螭紋荷葉形盤、清代任薰《格齋集古圖卷》等，再現古代江南文人鑒古藏珍的雅意生活，以五代董源《夏山圖卷》、元代倪瓚《汀樹遙岑圖軸》、明代文徵明《江南春詞意圖卷》、明代董其昌《棧霞寺詩意圖軸》等，再現古代江



西晉 青釉堆塑樓閣飛鳥人物紋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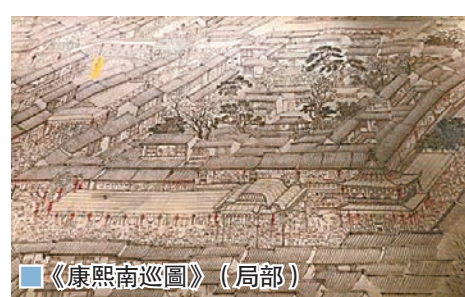


三國·吳 朱然墓出土之宮闈宴樂圖漆案 (上海博物館供圖)

南文人的詩書畫印創作。漫漫浮生在這江南，除了「陽春白雪」，也有「煙火氣」。茶、酒、香、花等「四般閒事」，滋養了江南生活裏的精緻典雅，犀角、竹刻、硯、墨、刺繡等雅玩，體現了江南造物裏的匠心文意，皮影、說唱本、首飾、紅陶、紫砂等構成了江南日常裏的閒情偶寄。本板塊是此次江南文化藝術展展線最長的一個板塊，也是展品最精緻的一個板塊。其中，五代董源《夏山圖卷》極為珍貴，明代繆瑞雲繡竹石花鳥人物合冊(共十開)較為脆弱。出於文物保護需要，前者僅展出一個月，後者僅展出五開，並在開幕一個半月後換展另五開。

《康熙南巡圖粉本》參展

今次上博舉辦的「江南文化藝術展」是典型的主題性展覽，突破單一門類與時間脈絡，側重文物闡釋。值得注意的是，整個展覽以清代王翬《康熙南巡圖粉本》作為展覽開篇，意在強調江南的重要地位與影響力。上海博物館書畫部副主任李蘭介紹，粉本指中國古代繪畫施粉上樣的稿本，《康熙南



《康熙南巡圖》(局部)



元 倪瓚《汀樹遙岑圖軸》 (上海博物館供圖)



明 徐渭《竹石牡丹圖軸》 (上海博物館供圖)



李叔同 篆書《知止頁》

清乾隆 三螭紋玉花瓶 (上海博物館供圖)

萬象靈犀

旅順博物館展青銅器傳世之美 多件國家一級文物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宋偉 大連報道)凝重內斂的造型、華美精雅的紋飾、雋永秀逸的銘刻，中國古代青銅器以其獨特的時代元素，向人們傳達了豐富的內涵信息。除了實用器功能，在禮制森嚴的古代社會，青銅器在祭祀、宴饗、征伐及喪葬等「國之大事」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旅順博物館舉辦的館藏青銅器展，共精選了商、西周、春秋戰國、漢代青銅文物297件，其中國家一級文物達12件。據悉，該展亦入選全國博物館網上展覽資源推薦目錄。

青銅器始於新石器時代晚期，公元前3000多年前，中國已有青銅冶鑄生產活動，夏商周三代發展至鼎盛。中國古代，青銅器具有

特殊的社會地位，彰顯着身份、等級與權力。

商周之時，青銅器已經成為「明上下，別等列」的標誌，貴族的墓葬中也隨葬大量的青銅器。這一時期，因「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青銅器主要用於祭祀和戰爭，而從其實用功能上，又分為酒器、食器、兵器、樂器、水器等，多鑄刻銘文。大部分青銅器都是貴族在祭祀祖先神靈時或宴會等重大禮儀場合才使用的禮器。祭祀結束後，青銅器會被妥善保存在宗廟，下次使用時再拿出。

珍貴呂鼎參展

展品中的國家一級文物西周青銅器呂鼎，乃是羅

振玉舊藏。呂鼎腹滿雲雷、幾何、乳釘、獸面等紋飾，內壁刻有43字銘文，內容展示了一段西周重臣的受賞史實。根據銘文及相關史料考證，這件器物的主人名為「呂」，也稱呂伯，是周穆王時期一位高權重的大臣。周穆王在宗廟祭祀祖先，召呂伯陪侍在其左右，並賞賜呂伯黑黍做成的美酒和貝幣，這是當時對大臣相當高的賞賜。呂伯為了感恩穆王對自己的賞賜，鑄成此鼎，並將這種榮耀事跡撰文鑄刻於鼎上，用以提醒自己和子孫時刻牢記穆王的恩寵。

不僅如此，呂鼎同時具備周王繼位元年、月、月相、干支日四要素，是青銅器斷代的標準器，可以說彌足珍貴。

同為西周時期的「過伯簋」，內底亦刻有銘文，記述了過伯跟隨周昭王南征伐楚，並取得勝利的歷史事實。「簋」為盛食器，出現於商代中晚期，盛行於周。與鼎一樣，也

逐漸成為商周奴隸制社會中「明貴賤、別等級」的標誌禮器，曾有天子使用九鼎八簋的制度。

青銅器銘文上承甲骨，下啟秦小篆，書體風格雄渾壯觀，嚴謹端正，古韻十足。通過研究銘文，可以印證史書記載的重大歷史事件。更可貴的是，史書失載的「遺珠之憾」，亦可以利用銘文準確還原。

漢代銅鼓滿載「民意」

時至漢代，青銅器的社會功能已大大降低，銅鏡、貨幣等成為主要器種。但該館收藏的漢代銅鼓，卻因體型巨大頗為引人注目。銅鼓鼓面邊緣環列六隻青蛙，其中三隻背上有小青蛙，另三隻背上有小龜。鼓面中心飾有太陽紋，鼓身有錢紋、席紋以及稜形雷紋。



體型巨大的銅鼓(東漢)

作為一種由炊具演化而來的打擊樂器，銅鼓在古代常用於戰爭，以敲擊的聲音指揮軍隊前進，也用於宴會、樂舞中。文物專家解釋稱，位於鼓面中心的太陽紋是銅鼓最基本的紋飾，表達了西南少數民族對太陽的崇拜。鼓面邊緣裝飾的青蛙、龜是該地區圖騰崇拜的表現，用喜水動物象徵風調雨順，寓意五穀豐登、生活富足。鼓身裝飾的雷紋蘊含雙重含義：既代表乾旱時人們對降雨的渴望，也有暴雨成災時人們祈求平安的寓意。鮮為人知的是，現在叫做青銅器的器物，在商周時代被稱為「金」，皆因它是銅與錫、鉛等其它金屬的合金製成。青銅器原本呈現出金燦燦的顏色，但是歷經千年後長出綠色銅銹，才成為今日所見之模樣。作為中國古代首次出現的人工合成器物，青銅器見證了中國古文明起源和早期文明的輝煌。



呂鼎(周)